

倘  
湖  
樵  
書

倘湖樵書二編卷之八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能修朝禮

諸物有光

雪蛆風蛤

地中藏金

活祠

蛇神

梓潼文昌神

物之應月者

自爲牝牡

帝王御用之器

神力

地中害氣

風雷虹霓之爲物

活寶

河圖洛書

兵之先兆

求生西方

有喪不葬

物之方者

陵墓興廢之數

顛不刺

鳥獸率舞

各西湖 從張玉南先生所記而增葺之

藥寶採取之難

毒地

蝴蝶與喪祭之事異

子孫間有或肖其祖

儒家脫化

不可理解

神畫

能修朝禮

春秋倪黎來來朝胡康侯以爲能修朝禮故書之曰朝然凡物之能修朝禮者多矣以春秋之筆爲爾雅之疏則亦當書曰朝也 元侁遠釋史云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狝羣聚于祠旁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狝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 廣異記唐睢陽郡宋王家旁有玄豹每至朔日山中之虎悉往朝之豹坐冢上虎列其下

南史云高昌國有朝鳥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  
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各勝志大理府趙州赤水岸  
有鳳栖木二株俗傳鳳昔栖其上至今日哺時鷹隼  
朝之以千數 一統志鳳羽山在浪穹縣相傳蒙氏  
細奴羅興時有鳳翔于此故舊名羅浮山改名鳳羽  
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  
人于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寰宇  
記云交州有鳥王如鵠頭上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  
純黑色獠人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一

兩枝以膠插着取烏王置其下烏土嗚呼衆鳥聞聲  
皆爭集其處或啣果實或送蟲蟻諸鳥着膠療人于  
其下取之也

鯉朝日鱣朝星本草綱目云烏鯰魚首有七星夜朝  
北斗 名山記云金山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  
陷大者如山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 圖書云福寧

州棲雲潭多生鮒魚其魚向日而朝 延平府大田  
縣有鰲池朔望則羣魚浮列朝向 關胡俗名彈塗  
以孟覆活者數百于地發之皆駢首拱北頭上有星



爾雅翼云蟹八腕而二螯入足折而容俯故謂之  
蛻兩鈐侷而容仰故謂之螯字從解者以從潮解甲  
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淡臘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秋  
冬之交各出于穴執一種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傳以蟹譜引孟詵食料本草云蟹至八月銜稻芒  
兩莖長寸許東嚮至海輪送蟹王之所陶隱居亦云  
今開蟹腹中猶有海水乃是其證予謂卽陸魯望所  
云執穗以朝其魁者也與夫羔羊跪乳蜂房會衙俱  
得自然之禮

周地圖記云晉原西五十六里慕願津山上有鹿市  
百步平坦諸山之鹿日一聚于此其山有穴如墓之  
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岩直峭而上有平地

詞林海錯云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偃山谷  
鄙人未嘗識郡朝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  
長殯不朝三日是也

天工開物記云蜂王之子世爲王王生而不採花每  
日羣蜂輪值分班採花供王春夏造窠事王每日出  
遊兩度遊則八蜂輪值以待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

以頭頂腹四蜂傍翼飛翔而去遊數刻而反翼頂如  
前凡人家殺一蜂二蜂皆無恙殺至三蜂則羣起螫  
人謂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無限  
殺一蝙蝠懸于蜂前卽不敢食俗謂之梟令然則其  
出遊而羣蜂喧聚洞穴間或送或迎均有朝之之象  
故稱蜜蜂朝王

玉匱經云青城山在成都黃帝封爲五嶽丈人一月  
之內羣岳再朝 楊升庵云武當山一名慕山又名  
仙室極晴望之輕霄卷其上白雲帶其前日必西行

夕而東反謂之朝山言爲衆山所朝也

岳陽風土記云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  
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  
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  
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  
而還俗云水神朝君山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又農圃春秋引陰陽變化論云蜂每歲三四月則生  
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乃相蜂所生也相  
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則不能成蜜至七

八月間相蜂盡死相蜂不死則羣蜂飢俗謂相蜂過冬蜂疾必空蜂王大如小指不整蜂無王則死有二王則分分時多老王遜位而出羣聿其半未嘗多寡從王出者不復回飛止必環衛其王昔有隊伍行列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依次差巡花少者更罰每一日必三朝蜂惟採得蘭花則拱之于背以入房他

七朝否

諸物有光

沈存中嘗言海州人夜煮鹽鴨卵爛有光如玉瑩然  
居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蕪  
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萬曆二十九年四月  
山陽庠生唐纘修寓北沙鎮李家四更寐覺滿室光  
明秋毫可辨乃視光起處從床頭案上竹升內奕奕  
吐出驗之乃夜寢時所置白布裹肚也取觀之表裏  
洞徹如鎔銀炫目不可逼視達旦而止李氏概室觀  
之採蘭雜志云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

三恒於暗中誦之言紙上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  
著作郎每自見暗中筆端吐光 金罍子云山中夜  
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爲  
害濠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鷄見人揮霍鑽入  
石壁中其石自合嘗聞外舅說頃歲在壁間熒熒光  
尺餘衆謂之惟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乃就拔之  
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 地鏡圖  
云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 七修類稿云正  
德庚辰回回新橋鄧副使竈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

如月之明照耀牆壁移至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  
日方止後亦無他異 朝野紀畧云一貴宦自四川  
入貴州界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十餘里始至郵  
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里許山愈深心甚恐  
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道近而人迂之  
也既近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起或滅不計其數  
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蓋山中之氣無時發洩則  
光而爲火地中之氣無時發洩則溢而爲水水火一  
氣人僅信泉而不信火何哉 園居手錄云橫海張



澤夜自庄還月色昏暗見道旁木奕然有光因折以  
燭路抵家插壁間醉不復醒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  
間一龍蛻大僅踰秋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  
堅叩之清越如玉而質更光瑩奪目遇暗則光映一  
室遂寶藏傳玩好事 嶺表錄異云黃蠟魚卽江湖  
之橫魚頭嘴長鱗皆金色鬚爲灸雖美而毒或煎燂  
乾夜卽有光如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  
棄其頭于糞匡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  
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各啓食奩窺

其餘鱗亦如螢光透明遍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憂  
疑頓釋異魚圖讚云含光之魚臨海郡育南人鱗炙  
雖美而毒煎燔已乾耀夜如燭 西湖志餘云宋時  
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  
自施食亭南至西冷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  
稍淡雷電之時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蘓子瞻詩  
云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  
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  
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其日湖

光豈卽水燈之類與

雪蛆風蛤

萬物以氣而生氣盡則絕然氣以成形氣卽麗于形體之中因相生而成種類乃有隨氣成形卽隨氣消化氣與形俱在有無之間使人莫得而測焉嘉祐雜志云蛾眉雪蛆大治內熟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皆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銷盡 蜀書

云秦寧縣青簾山高廣十餘里宛如簾幙是有風蛤秋值薰風滿布地下可食氣化生滅倏焉而盡酉陽

雜俎言仙藥有白水靈蛤豈此類與 名勝志云長  
沙府洗藥池在司空山南齊張岳洛丹之所中有鬚  
菜味甘可食日未出浮生水面日出則沒于水中人  
潔心以往則隨采可得若混以葷腥苦澁不可下咽

草木子云雪蠶生陰山以北及峨眉山北人謂之  
雪蛆二山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瓠味極甘  
美 陳藏器曰石蠶蟲一名石下新今伊洛間水底  
石下有之狀如蠶解放絲連綴小石如繭壽夏羽化  
作小蛾水上飛 李時珍曰水母形渾然凝結其色

紅紫無口眼腹下有物如縣絮羣蝦附之晒其涎沫  
浮沉如飛爲潮頭椎則蝦去而蛇不得歸人因剖取  
之浸以石灰礬水去其血汁其色最白其形最厚者  
謂蛇頭味更勝漁人云石灰礬水加之少遲則盡消  
而爲水性暖治魚腹之疾農田餘話云水母本陰海  
凝結之物食而暖其性未詳 名勝志云湖廣黃安  
縣有羅漢菜出三角山昔有異僧種之而去採宜淨  
食雜以葷膩其味頓衰 與玄武山相近有一石塔

山一名華嶽地肺一名肺山福地其西北有大松樹

樹下生草名救窮草冬夏不枯月食三寸絕穀不飢

一統志雲南黠蒼山生高河菜于高河泉出莖紅

葉青味甚辛辣五六月採之若高聲則雲霧驟起風

雨卒至蓋高河乃龍湫也久雨不溢久旱不涸天

中記僧頭居臨海山中山有蕈觸樹皆滿隨採隨出

供僧常調頭若他涉輒卽不生番禺記廣州邑容

道常有蝦蛤隨雨至謂之天蝦天蛤人取鹵之不取

亦化蓋爲海風搖至者本草綱目石帆紫色梗大

者如筋見風漸硬色如漆人以飾作珊瑚粧左思吳

都賦草則石帆水松劉淵林註云石帆生海嶼石上  
草類也無葉高尺許花則離樓相貫連若死則浮水  
中人於海邊得之稀有見其生者入藥主治石淋及  
婦人血結月閉



地中藏金

近人訛傳劉文成先生有藏金瘞于各處或山石上  
暗標誌號以遺其子孫此妄誕不根之說而愚人往  
徃信之至有偽造藏本以售人而得其酬價轉相煽  
惑挖掘地土殊可笑也文成先生王佐之才聖賢之  
品豈以是爲子孫計哉且亦安得如許金而隨處埋  
瘞也因考古來之以藏金見于諸書者列于後 名  
勝志云湖州九龍山上有石城山下有晏子城吳地  
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以居至今耕者每得黃金形

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天中記云晏子鄉在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洛陽伽藍記云洛陽修梵宇北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嘗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曰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按蘇秦時未有

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蹟也

南史蕭穎胄字雲長齊高祖從弟南豐伯赤斧之子也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將起兵穎胄殺劉山陽以應穎胄有器局旣倡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輟耕錄云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間之深山業薪以自給忽見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因竊念曰白蛇白鼠豈寶物變幻耶歸與妻謀而同再往蛇尚宿留未去見

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掎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隣家疑其爲盜其姊夫爲吏者詢之不敢隱餽白金五錠吏無厭訟之官生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之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具申白之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至榻下一

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婦共取視鑄  
鑰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 搜  
神記云隗昭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  
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而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  
嘗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  
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因憶夫  
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妻遂賣板責之使者  
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負錢此何緣爾耶妻曰  
天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

而悟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抵掌嘆曰妙哉隗生含名  
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  
其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  
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  
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瓮  
覆以銅杵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  
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乃金  
興定三年金臣朮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即汴京

金主

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

世正元強金弱之時

城雖完固能獨安

子高琪固諱梁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璧  
五千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是平陽判官完顏  
阿剌左雍議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  
准格遷賞城成高琪受命鼎之賜建碑書功于會朝

門 見綱目

滌祠

隋唐嘉話云秋內使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然而古今之爲滌祀流俗相傳不可得而究詰也 山堂肆考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六十里舊傳象封于此後人祠而祀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沉其主于江柳宗元作斥鼻亭祠記而王陽明公又有象祠記云靈



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蠻之居者咸神而祀之  
宣尉安君因諸苗民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此  
必烝乂克諧之後父既免若而化爲慈父象亦化于  
其兄而進于善故能安于其位澤加于民既死而人  
懷之也然則象祠雖毀于唐而復延祀以至于今亦  
與矣哉 廣東始興縣有鼻天子墓相傳昔有人掘  
之見銅人數十槌斫對列器飾皆金俄聞墓中擊鼓  
天呼懼勿敢取而返間日重往掩封如故象之威靈  
于墓如此則象安能終毀之乎

象乃有祠

三國誌

注云會稽舊祀秦始皇與夏禹同廟王明爲會稽太守以爲無德之君不宜建祠以祀遂除之

秦始皇亦有祠

南史孔靖字季恭吳興郡有項王廟自古相承云羽  
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季恭居之無疑先是此  
邦頻喪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蕭惠明亦守是邦謂  
綱紀曰孔季恭常爲此郡未常有災遂盛設延楊接  
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  
因生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

爲此郡有項王廟土人名爲項王甚有靈驗于郡廳

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庭下  
再拜殺輓下牛以祀既祭而避居他室璞至着屐登  
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璞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  
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于廟又禁殺牛以脯代  
肉竟不能害 一統志楚霸王廟在含山縣宋紹興  
間金主亮欲渡江乞杯琬不從亮怒欲焚廟俄有大  
蜂遶出至梁殿後林中鼓噪發聲如數千兵亮大驚  
左右駭散 山堂肆考云臨汝侯猷至任每享神輒  
對飲盡歡比散神像面上亦已楮異苑云烏程卞山

本名土山有項籍廟稱號卞王因名卞山山足有一石竇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霸王之英靈如此宜乎仁傑欲毀而先以禮文施之也 宋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

廟靈感王乃吳主孫皓祠汪大猷等使北庭還言其

威靈故加封乃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

孫皓亦有祠

宋史王旦之侄王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  
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于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

李愬像祀之

吳元濟亦有祠

北齊書魏蘭根丁母憂居喪

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

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榔材人

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董卓亦有祠

陸長

源辨疑志云吳閭門外有太伯廟往來舟船求饗者

常溢廟東又有一宅有塑像云是太伯三郎里人祭  
時巫祝云若得福請太伯買牛造華蓋其如太伯輕  
天下以讓之而適于勾吳豈有顧一牛一蓋而爲人  
致福哉又按太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則太伯三  
郎不知出何據耶狄梁公毀江南滌祠而存太伯之  
祠則太伯三郎不可謂非滌祠之一也

太伯三郎  
亦有祠

闕言長語云予過濟源有聶政廟鄉人賽之聞杭有  
秦檜祠朗州立梁松廟名陽山廟方回云馬伏波爲

其所傾理不當祀

梁松亦  
有廟

南史宗室南安王禎以

旱祈雨于郡神鄴城有石虎廟禱告虎神像云三日  
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

死

石虎亦  
有祠

夢林懸解云太和中萬安村李杰妻聶

氏夢一女人高冠大髻緋衣鳳履如神女狀謂聶曰  
我則天后也所居久廢能爲新之當結子母緣村民  
有所賽錫嗣之會上女畢集于泰安祠聶亦往路次  
見一野廟入玩之中有女人一如夢之所見垣宇傾  
圯凄楚不堪歸與夫言夫爲事葺其廟俄夢神女來  
謝曰當結百年緣未幾孕生女聰俊窈窕及長手有

父如武字年十六適國學士張世昌李夫婦將爲終  
身之倚乃婚方三月而女死杰夫婦悲悼過傷未幾

先後繼殞而嗣亦絕

武則天后  
亦有祠

稽神錄江南戎師

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  
告章曰聞公將鎮鄧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頽毀風雨  
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章許諾及至鎮訪之乃  
宋無忌廟也視其像卽夢中所見新其廟祠數有靈  
驗宋無忌  
亦有祠耳談武廟時華容令楊公多善政故傷  
水圍堤四十入皆公監築一日忽失公所在公私徬



登莫得其故衆夢神自稱朱太尉日能祠我當還公  
衆在祀而得公于河北渡船底昏然不自省土人于  
神祈雨暘多應劉文宣公作廟記近廟爲水毀忽緋  
袍象簡見夢于孫給舍公鄉里人重爲於祠給舍亦  
有託謂是朱泚云

朱泚亦有祠

一統志魏武廟在無爲

州祀曹操和州亦有魏武祠劉禹錫詩曹操祠猶在

濡須塢未平

曹操亦有祠

澧州有繫馬柱澧在隋爲崇

州有崇驩兜廟祠堂石室存焉下有相公潭有立石

三百數丈野人呼爲相公繫馬柱

驩兜亦有祠

蛇神

世牧之序昌谷集云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幻誕也牛鬼則稍見于諸物皆有鬼一則中然而世則真有蛇神爲一一考列之各勝志云通江縣有二洞一曰龍洞周圍二十餘丈高三丈七尺內有池殿清瑩湛然一日蛇洞在治北四百里南壩寺唐建也每歲端陽前後有蛇自柱礎間出沿堦滿室顏色大小非一種然不爲害昔人傳三萬四千尾不可數按此卽巴蛇洞云 曹能始云蒼梧縣有三界廟廟中小蛇

無數背青腹赤目有火光嘗緣神身及蟠繞藤香土  
人以手接而玩之甚馴習往來莫知其嚮有所願越  
期未賽者蛇輒至其家人驚曰神索願也友人鄭紱  
偕予至梧渡江視之果然廟在火山之麓 名賢錄  
云縉雲沈造字次仲初知漳浦後判潮州有韓山神  
歲需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  
廟及像得巨蛇殺而烹之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  
之驅鱷云 聞見近錄云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  
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每

祝之蛇自神中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蛇蛇死  
遂揮衆壞其廟以去石介作擊蛇笏銘 異間總錄  
云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  
整焉常化形爲蛇人目爲小青大青小青極暴猛人  
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不肯致謁祭廟其請  
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州霧冥晦咫尺不可見  
柙與袂皆穿有小竅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  
求泱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是二

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

謝不敘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匣處遂絕

卽開柙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謾 周輝清波雜誌

云輝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共載死生係于浮沉

之間每遇龍祠薰爐瀝觴雖謹無屋宇但植一竿禱

者致冥幣于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脚及花瓶中

小青蛇蟠結舉首蛇蜒者其衆視者云神今在廟歆

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

浩若川流倘不羣于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于豚蹄

一聯耳 宋史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登進士第歷官  
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  
民皆信奉之穎微僧歸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翻  
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  
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爾遂殺之 梁史殷子  
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石廂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  
王神念以百姓祈禱靡費毀神形像壞屋舍當坐棟  
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  
子春夢見人通姓名來謂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

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密記之經二日而  
知之甚驚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  
衣人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  
彌謹經月子春破魏寇授南青州刺史 西樵野記

云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  
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  
隊出入無憚人或遠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  
故謂之蛇菩薩 幽明錄云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

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標

姓氏則皆昔友也自言我罪深能見濟脫否沙門卽  
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云梟形甚醜不  
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  
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 夢  
林懸解云晉司馬恬于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  
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鄧艾廟在京口爲  
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一女子會于神座上有一蛇  
來繞之數匝女家追尋見之禱祀不解而死 搜神  
記晉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



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蛇見于邑不出三年  
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一統志青蛇神  
祠在陝西環縣唐節度使楊朝晟下攻方渠之水有  
青蛇降陂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禦之  
遂爲停淵士民仰足事聞詔置祠命泉曰應聖 又  
江西南昌府有吳城山山上順濟廟世號小龍相傳  
卽吳許二君所誅大蛇之子宋封順濟王有眞宗御  
製成蛟石刻熙寧中遣大常林希遠致祭卽有異蛇  
墮桌上翼旦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巡几案俄循入

帳中及希逸還蛇復尾舳艫送至彭蠡而沒後嶺子  
瞻自儆耳北歸織舟祠下忽得古石弩矢于岸側傳  
觀左右失手墮江中乃禱于神許留廟中使人沒水  
求之一揆而獲因爲之記 周南林纂要云青葛伯  
衡太平鄉人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  
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履行泥塗中弗厭  
也遷隨州吏目有建峯廟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  
必有禍伯衡殺青蛇逐巫者民以不惑以春坊學士  
董倫薦名問治道擢陝西參議

梓潼文昌神

太平廣記云梓潼縣張惡于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  
昔鴛州張翁往溪谷採薪刃傷其指血滴一石穴中  
以木葉窒之他日往視化爲小蛇翁取至家啖以雜  
肉蛇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大而食二年  
後盜羊豕其後縣令失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  
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  
欲殺之忽一日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爲巨湫渺瀰無  
際惟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

祠蛇曰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憇于路  
旁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人將無主其處  
者在君乎請其氏口占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  
後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勿獲遂立廟于  
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其神自廟十  
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彷彿見其形曰解佩劍賜  
之祝令効順指期賊平駕回廣昭珍玩人莫敢窮王  
鐸有詩刻石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風回入九重城

僞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平齒

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亮照  
鄮襄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文梓潼廟祝  
巫爲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上方歸何以致廟宇荒  
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唯爲廟蛇之精續搜

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  
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又見  
于利州桔栢津封爲濟順王解劍親幸其廟以贈焉  
郡國志云濟順王廟本張亞子戰死而廟存昔亞子  
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却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

潼七曲山幸常見尋至建元十二年長隨楊安南伐  
將至七曲迷道游騎賈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逐至廟  
門鹿自死追騎共剝之有頃長至悟曰此是張君爲  
我設主客禮烹食而去 文獻通考英顯王廟在劍  
州卽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立爲廟玄宗西狩追  
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  
追討顯靈立功詔改王號爲帝 以上諸書所言梓  
潼神若以張翁之子化蛇而爲神名之曰張惡子又  
降生爲蜀王建之子克惡作逆則邪而非正也開元

之封左丞相廣明之封爲王咸平之封爲帝皆以冥  
助武功而唐人詩曰文昌動將星又文昌六星中有  
上將次將貴相等則又武而非文也唐及後五代皆  
未有主文之說宋祥符中有舉子二人宿張惡子廟  
中見諸神會廟商作來歲狀元賦則爲主文也明矣  
三餘贅筆云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祀之尤  
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上值參宿有忠良孝謹之象  
其山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上有文昌六  
府上賞功進爵故擢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爲張

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湮考 調  
言長語云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  
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其神爲周時賢士  
張仲死後爲神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爲吳會間張  
戶老之子名亞又有七十二化之說近又刊七十九  
化書使人可驚可怪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之上  
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內司祿但一星耳有是星  
則有是文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焉  
程史吳曦叛逆時其家素事梓潼自玠旆以來事



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彼赭玉謁  
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  
悉付安丙矣。既寤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  
漁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意在徐圖。諾之。猶辭相  
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踰月而誅曦。梓  
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常正  
晝見于闕武堂。逆黨恇憤以迄天誅。據此二事。則與  
唐時主于兵事者爲合。然而在宋時則顯驗于文場  
之事者屢屢矣。予按張惡子與文昌星君廟必是

兩廟以其俱在梓潼故後人誤混爲一耳世但以所稱張惡子之名與所傳張惡子之事俱爲不雅遂改其名曰張亞豈復悟文昌所降神與張惡子原是二廟而俱在梓潼哉一爲星之精一爲蛇之精相隔天淵安得誤認爲一乎 考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遂分爲五嶺是知蜀蛇之爲靈異也久矣後世編文昌化書者

以此事靈異亦以爲文昌所化而入爲七十二化之一毋怪乎竟以張惡子之爲蛇神混之而爲一也

青藤路史引一統志梓潼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犛人徙居梓潼縣之七曲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仁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此與世所傳帝君事甚異按文昌在北斗上故步天歌曰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個星而北斗名七曲星張亞子之神所居名七曲山亦其應也世俗稱文昌星曰文曲星柳有出矣

物之應月者

雲麓漫抄引徐叔明高麗錄論潮云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日臨于午則陰氣始升夜潮之期月皆臨于晝潮之期月皆臨于午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于月朔之晝潮日亦臨于午焉且晝卽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夜卽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

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沈存中云盧肇論海潮謂爲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乎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萬萬無差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汝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汝唐新語云高宗乾封

初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向月  
則水生詔令試之取蛤蚌一尺三寸者摩拭令熱向  
月取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二三升周禮明珠承水  
于月陳饌爲玄酒是也 桂花叢談云世兔皆雌惟  
月兔雄耳故望月而孕 羅願云今世卜兔之多寡

者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人林中百千爲列延首月  
影中月明則一歲兔多月暗則兔少是稟願兔之氣  
以孕也 本草綱目曰螺蚌屬也其殼旋文其肉視

月盈虧故王充云月毀于天螺消于淵 左思賦云  
蚌蛤珠胎與月盈虧故中秋無月則蚌無胎 蟹腹  
中黃亦與月盈虧然他物月滿則盛月虧則衰獨蟹  
月望時瘦月朔時肥蓋其性躁動月滿則愈動故瘦  
月暗則潛伏故肥也物類志云取漆盒置蟹其中則  
肥蓋盒既暗黑又畏漆則伏而不敢動耳 蓬窓續  
錄云駒恩瓊州地名音屈忍或以爲蚯蚓也項多此  
物故名或又曰蚌也唐字皆爲月是物者月之精也  
旁句意者月如勾如刃環而是物生也 禽經云鶩

逆月本草言鶩伏卵則逆月謂向月收氣助卵也

月令廣義云浙山中有狗中秋望月而戲輒吐寶如團呵舞久而復吞之農父窺見月下有光不能攫取今藥中狗寶色狀不一難以辨真然羣狗皆戲月

酉陽雜俎云長慶中有人于中秋夜見月光屬于林間如匹練就視之一金背蝦蟇耳疑卽其身中者

古詩云犀因望月紋生角凡虎交則月暈 蕎麥得月而秀中秋無月則蕎麥不實 扶支國有望舒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北戶錄云張



掖池中出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 槎菴小乘

云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如積雪

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亦全無 月上下弦

之時觸醬敗壞里俗忌之 文獻通考于闐國有玉

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人身之血其流行與

月相應靈樞經言用針之法月滿無補月郭空無瀉

言月滿則血盛月虧則血衰 漢書凡匈奴舉事常

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唐裴漼詩忽聞窺月

滿相聚定雲中今邊人候賊以月如半規入則淺月

如全璧入則溪 說畧云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硯  
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如月其月明暗隨月盈虧  
凝古錄云呂東萊蓄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  
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太平清話云張景山于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紋黑而枝葉老  
勁雖工于畫者不能爲 西域風土記那羅稽羅州

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  
以月愛珠爲肉髻月將廻照水懸流時有商侶飄至

此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像頂  
流水衆皆獲濟以爲至誠所感靈聖極之停經數日  
月隱高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爲濟吾曹而流水  
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卽水流注將非佛頂上有此  
寶耶遂登崖果以月愛珠爲像肉髻天啓壬戌歲  
予侍先嚴讀書冠山西隱寺八月十六日予與昆  
季數人奉題課文有數客過訪留飲至初更先君  
同數人送客下山山麓附一小山曰貓山時望其小  
山之上忽見光明如燈月之燭卽而視之平頂一石

星月卽入其中卽此石之發光也予與同季輩以課  
文未竟不隨見急趣視之則光已沉矣次月十四十  
五兩夜仍同衆往候約二更初月正照其石上則發  
光瑩亮約二更末月不正對其石則光沒其石上有  
黑光數處光中照照見外物故對月而生光其應月  
如此 珍珠船明月山在醴陵縣上有白石狀如明  
月照人夜耕後有勅鑿下見在本州明月池上 羣  
芳譜云薔薇之類另有月桂一種應月圓缺 纂要  
云栴尼佉樹花見月卽開又石髮乃南中水底草每

月三、四日生至八、九日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  
月盛衰也。淮南子曰：畫蘆灰而月暈缺，許慎註曰：  
有軍士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爲環如月狀，缺一  
面則月暈亦缺于上。墨客揮犀云：慶曆中有宦者  
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鏡，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  
鏡背鑄成兔形，每至月滿夜持此鏡，當月照之，則兔

心即在鏡中，人莫究其理。

自爲牝牡

獸之有牝牡猶人之有男女鳥之有雌雄此一成而不可易乃有自爲牝牡之獸豈非異氣之所生乎

郭璞云獮豸卽豪猪自爲牝牡而孕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陳藏器曰靈貓生南陽山谷狀如狸自爲牝牡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按段成式言

靈狸有四外腎則自爲牝牡者或繇此也 南山經 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

牡列子所謂豈爰之獸有自孕而生者食者不茹讚  
曰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竊堯自  
佩不知茹忌 山海經帶山有鵠鷄如烏五采而赤  
文自爲牝在陽山有象蛇狀如雌雉而五采自爲牝  
牡 日詢手鏡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  
爲黃漬去其勢與囊卽轉雌爲雌遂與異者交而孕  
有總鎮府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爲黃其勢與囊  
漸皆漬去遂與異者交橫州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  
餘歲漸成黃而爲雌又數百歲方變爲白唐人嘗畜

猿領白兒謬矣初生之猿豈有白者 輟耕錄云大

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言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

男半月能女宋趙忠惠帥維揚日暮僚趙叅議有婢  
強卽之則男子也蓋身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寘之

極刑近李安民于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

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晉五行

志謂之人病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

人道而性尤媮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

兩體主國媮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兩星



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褚氏遺書  
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  
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顛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博  
物志云蒙雙氏者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  
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  
活同頸二頭四手足是爲蒙雙氏 素問註心爲牡  
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爲牡藏上焦以陰居陽腎  
爲牝藏下焦肝爲牡藏中焦脾爲牝藏中焦然則人  
身中之五藏其各爲牝牡如此 說文獬豸似猿而

狗頭一名鶻，詳莊子後編，但以爲雌，言非類爲牝牡也。丹鉛錄：龍生三卵，一爲吉弓，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遇枯裹浮木枝，如葡萄焉，號紫梢花，道樞所爲龍鹽有益，惟薄者也。李時珍云：獼猴無雌，以猿爲雌，故云猿鳴而獼候。本草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令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妻帶之，詩疏廣要云：羆大于熊，而熊爲羆之雄，而稱熊猶沒爲輪之牝，而稱殺兕爲犀之特，而稱犀也。蓋皆相類而爲牝牡。莊子麋與鹿交，鱣與魚游。

帝王御用之器

拾遺記云顯項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  
兵此則飛指其方故戰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  
虎吟 湧幢小品云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  
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對峙者曰  
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 研北雜志云殿禰城有殿  
禰廟殿禰疑是一兵器其秦禱兵之所乎 又拾遺  
記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劍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  
識傳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澤

中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  
答曰爲天子鑄劍然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  
間佩刀而治之卽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昴星精爲  
輔佐以礪三猾上皇曰予此物名爲七首斫玉鑄金  
其刃不卷卽解以投爐中烟焰冲天日爲之晝晦及  
劍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長佩于身以礪  
三猾蕭何爲昴星胡亥  
陳勝項羽爲三猾刀劍錄高祖以始皇三十四  
年于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卽斬  
蛇劍也及貴常服之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西京雜

記高皇斬白蛇劍以七采珠九華玉爲飾鑲以五色  
琉璃爲劍匣其劍在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楚劍不  
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嘗有霜雪開匣拔鞘輒有  
風起光彩射人 刀劍錄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劍名  
曰定光武丁以戊午歲鑄一劍名曰照耀又夏禹字  
高密以庚戌年鑄一劍藏之秦望山上列二十八宿  
面背有文面記星辰背記山水 漢平帝掘得一劍  
上有帝名故佩之按平帝名衡 光武徵時在南陽  
鄧山得一劍文曰秀霸 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于

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 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

三一日百鍊二日青鑢三日漏影 魏文帝造寶刀

口露陌銘曰於鑠良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巨刀曰陌露陌者精光射注也石勒發地得一劍銘曰石氏

昌篆書 晉書劉曜弱冠遊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

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于管

涑山以琴書爲事常夜閒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涑

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

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

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五色元海  
世頗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內外諸軍事鎮長安及  
斬準殺劉聰子粲曜自長安赴之羣臣上尊號曜僭  
卽皇帝位國號曰趙 李綽尚書故實云天冊府弧  
矢尺度蓋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  
一將勇壯絕人首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冊上將  
大箭射之中心洞背而斃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嘆  
服神勇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  
禮必陳于儀衛之前以耀武德酉陽雜俎云太宗虬

鬚嘗戲張弓掛矢好用四羽大箭長常箭一膚 隋

唐嘉話云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  
從太宗圍王世充于洛陽馳馬頓之城而去城中數  
十人共拔之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而還迄今國  
家陳設必列于殿庭以旌異之蓋旣陳列于殿庭則  
亦此之御用器械矣 鶴林玉露云孝廟常携一漆  
柱杖宦官宮妾莫之敢睨常遊後苑偶忘携馬命小  
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緻也上方有意中  
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陳眉公見聞錄云 高皇



帝御用鎗凡二大者幾盈丈其修可丈六疑卽用以  
步戰者也小者修殺四之一罔殺亦如之所爲馬楨  
也滌和之間無日不親御焉武昌以後不復自將矣  
此鎗樹之御座後以示子孫無忘王業之艱難 文  
皇帝御用鎗上有帶號在午門之五鳳樓上王舟州  
先生有歌其序云相傳 文皇御鎗在午門中樓  
座之右甲戌仲夏六日世貞以朝退借其條得寫目  
焉槍以漆攢竹爲柄有黑纓懸黑旌若號帶者中緝  
列星之屬槍柄爲刃痕者三旌爲矢穿者五按記稱

文皇每遇大敵輒率驍騎衝中堅繞出敵後舉旌颯  
之士爭奮敵輒大潰此卽所執銳也

神力

凡人見人勇猛之極者必曰彼有神力不過謂其異于常人耳然古今來果有神授之以力者不可謂虛有其言也朝野僉載云北齊劉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越爲戲禪師以劣弱見凌給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侮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于此無還志約已畢因至心祈之至六日

將曙金剛形見手持鉢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墜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于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我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豈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我爲汝試之因入殿中橫榻壁行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蹶首

至于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  
俯伏流汗莫敢仰視 閩書建安縣魏勝幼無賴力  
力絕人隸軍籍爲市游徼常宿永安寺 夢金剛  
神謂曰烏棲我耳爲我去之當與爾一臂力覺從其

**言勇力**

頰增靖康初從禁旅戍滑臺軍帥令軍中曰

挽十石者補指揮使勝躍然應命帥指殿場引試萬  
衆聚觀且下令曰若挽不及格者死至勝當斷勢折  
一軍皆驚 江西志永寧縣周侯廟周本里人壯時  
勤畊夜溉田遇異人曰吾念汝勤無助吾有富有力

二者何欲侯曰富多事不如得力以耕異人乃嚙指  
血令飲力遂倍沒爲神爲周侯云 樂郊私語云德  
藏寺深靜可憇國初有僧真諦性若愚騷而確守戒  
律第爲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連真伽來寓寺  
中聲音欲發天女寺墓然古冢實無意聞發意以雲  
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天死間用  
水銀製殮欲發尸溢穢之耳及楊下令舉及二墓真  
諦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惡致禍苦爲陰勸五鼓  
揚肩輿發衆出寺諦抽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捨之時

衆雖數百皆披瀟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被  
折臂者人見真譚于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隼擊虎  
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俱滅糧糶香鋪皆爲  
毀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柁率衆  
而去 幽明錄吳典錢乘孫權時曾晝臥久不覺兩

吻沫出者數升其母怖而呼之日適見一老公食以  
糜筋恨不盡而呼之乘木屐瘠既爾之後遂以力開  
官至無難監又角力記陶法通夢人遺二馱驢筋啖  
一馱母呼覺事同 天中記績溪縣大徽村西北五

里有汪節者其母避瘧于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石獅子重千斤節指之曰吾能提而擲之衆不信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駭異數十人不能動遂略節提致故地尋薦入禁軍爲神策將軍常對御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牀上坐丘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異之累有賞賜雖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焉 濯纓亭筆記沈江宜興人居周孝侯廟廟入廟必致敬見神像剝落



輒謹護之一夕夢神張口噓氣與之江寐覺筋力異  
常遂能徒手搏猛獸常運糧至京師與漕卒爭道衆  
欲毆之江持小橈竿一揮數十人皆披靡墮水衆莫  
敢近江居家富常牽犁墾田日可五畝雖健牛莫能  
及

地中害氣

地中之氣不可見而葬經云葬乘生氣則是地中果有氣可乘也往往見人家開舊坟而氤氳之氣冲人而出別無水泉螻蟻之患其爲吉壤可知顧地有生氣卽有害氣萬一遇其害氣則爲人家之禍不淺矣今將地中害氣之最甚者考列數條于後 江陰張誼宦遊紀聞云正德戊辰渠縣大梁城居人于山之陽產石煤處掘窟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歲除日各携茅洪許于穴口焚烟俟地交吸入以禁盜取

間有蒲姓者以厚薦一番溪入蕪之其烟猛溪入新  
正五日其人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  
仆地不能起聲如鼯吼次入者聞急回至穴口良久  
始言穴中之氣如橐籥撲面如沙而麻木戟如椒而  
脹滿如瘴氣然又三日烟始息宗尸於穴色紫而腹  
脹少頃色變而腹消矣 談苑云韶州岑水場徃歲  
銅發掘地數十餘丈卽見銅今銅益小掘地益深至  
七八十丈役人云地中變怪甚多烟氣中人卽死掘  
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置穴先試之如火焰青卽冷

烟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數  
百丈能燎人急以面合地令火自背過乃免有臭氣  
至腥惡人間所無忽有異香芬郁亦人間所無 朝  
野僉載云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  
柩就洛州于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  
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見聞錄云萬曆間河南採鑛泌陽縣南三十里高家  
洞邵家洞楊家洞前猶出砂些須忽于二十五年四  
月十二日將砂俱化爲青泥又有白泥疊出如人腦

漿礦夫王得貴手握覺有油脂忽聞洞中有豬聲吼  
叫黑白二氣薰蒸而出入人鼻竅臭不可當衆人股  
栗一擁跑走 物理小識云采珠者入海底遇潮則  
水湧而下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  
以氣則實采珠者中其氣輒死 名勝志雲南鶴慶  
軍府朝霞山每晨霞綉采其上山畔有小穴圍徑六  
寸有氣出入如噓名風洞土人日肯者以夏至日羣  
聚穴口薰之 酉陽雜俎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  
人先以鷄毛試之直下無毒廻舞而下者不可化以

泔數斗洗之方可入。天中記引建康實錄云謝尚常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家庶可全汝宜修福。建塔寺以禳之。若未暇立寺塔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寤懼遂刻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若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便回返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才遺遂捨宅爲莊嚴寺。宋路太后改爲謝鎮西寺。馬氏日抄云正統己巳春北京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

色氣起。予一日早往觀之。日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巳位。卽無。明日復然。木家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隨後卽有上木之禍。

風雷虹霓之爲物

交州志風裡出九德縣似後見人若懸出頭打殺得  
風卽活

國史云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虵人  
取而食之 投荒雜錄云常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  
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蹄地血流  
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輒爲  
雷火所災其屋屢遷皆火雷民畫畫圖以祀 雷民  
于冬蟄時穴山取雷其狀如猪能使其穴忽合閉閉



其民土中以死故取雷者必持鼓以往穴山而置鼓于其中山土若合則破其鼓以出昔人有宦于雷者有軍人家屬告落藉言是破雷穴而被合山閉死者也 昔雷民有畜獵犬有十二耳俱動及至山之濱海間有一山洞犬向洞鳴嗥就視獲十二雷卵至今雷民以得雷卵殺而藏之者以爲甲族焉 禹貢蔡註雷夏旣澤澤中有神鼓其腹卽雷鳴 書蕉云曹州東有雷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澤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鳴故名曰雷澤史記舜漁于雷澤

成都記韋臯鎮蜀常與客晏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  
霽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吸其飲食且  
盡身五色似霞首似鬚四顧左右久而方去客懼罷  
晏臯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止吾晏怪之甚矣  
客曰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則爲戾降于正則爲祥  
公正人也敢以祥賀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

開山圖云霍山南有雲師兩虎雲師如蠶長六寸似  
兔兩師似蝸長六七寸似蛭雨雲之時出在石上其  
肉甘可熟而食 霏雪錄云越中道士陸國賓曉乘

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搜神記晉扶風

楊道和夏日于田中值雷雨避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酉陽雜俎云僧

一行幼嘗有德于王妃王妃見之入下獄求救于一行一行乃徙大甕于渾天寺投布囊二奴曰某坊廢園至昏當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酉後果有七豕至奴悉獲之一行令置甕中而封之明皇急召一行問

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  
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今乃帝車不見占所無者天  
將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赦天下明皇從之一行歸  
版豕出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活寶

凡寶工硃砂琥珀之類刻琢爲人物之形極其工巧  
不過曰宛然生動而已乃亦有真能自生自動者倘  
所謂活寶者非耶 山堂肆考云秦始皇命蒙騫伐  
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  
巧命刻玉以爲虎虎卽躍去遣邏候捕之竟不得至  
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闕人驚焉命  
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爲瑞遂  
建白虎殿 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見白毛光潔

繞宮而行闢宦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非祥也使宦者視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授之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字云是帝幸之枕常與姬已同枕之則殷時遺寶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乃玉刻成者各高二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飾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

下轉回惡其怪碎之如粉投廁中香聞不絕不周歲  
輔國就誅 續已編唐昭陵在醴泉縣縣民逐一白  
兔失足落隧道中頗暗黑油缸十數苦設關捩流注  
最下一缸中礙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白兔  
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賜銀兔一個回  
視珠寶懷出路迷便捨之乃復有門及獲兔出隧門  
遂閉 清波雜志元祐間季才元大臨知汝州時辰  
州貢丹砂道經葉縣遺其二篋化爲二窟關山谷間  
耕者獲之疑其盜將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

晰者 楊妃外傳楊太真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  
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  
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鑪人也步蓮人  
也桃源人也拾琴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  
爲雲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  
金谷人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  
自是不登樓未幾遂敗 宣室志宋順帝昇明中荆  
州刺史沈攸之庭中羣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  
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從外來罔者



其言其狀攸之使人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  
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  
咸謂粧奩間物沈之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  
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常夜有時失去至曉復  
還試取視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杜  
陽雜編云德宗時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紺色上刻  
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間物帝賜獨孤妃子與帝  
同泛舟于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中  
帝由是命置于堂內以水噴之化爲二龍騰空去

太平廣記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曆中村女爲皇太子  
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 香案牘制君入

山得鳴石鷄春碎爲藥服之有聲氣鷄色赤大如燕  
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靜室  
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白澤圖玉之精名曰委

然狀如美女青衣 續博物志李德裕好餌雄朱有

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  
因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瑩微者燃香致  
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卽復

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世  
公好道因以奉借惟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  
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  
異乃于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後  
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瀾并作玉  
象如團火飛出船德裕死于朱崖 聞奇錄沈傳師  
爲宣武節度堂前馬嘶掘地深丈餘得一穴洞有玉  
馬高三寸長五寸嘶則若仗馬聲前有金槽中碎綠  
砂如綠豆而金色 晚唐時執金吾陸大鈞從子某

其妻夜寢聞有啾啾鬪聲既覺于枕下攬之得二玉猪大數升刻像妙甚置之枕中而寶之財貨日增

神異錄玉龍子者唐太宗于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于衣袖中及大帝誕日后以珠襪衣襦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于內府雖廣不盈寸而溫潤精巧的爲國寶天后常召諸孫嬉戲出衆寶縱令爭取莫不奔競玄宗時爲嬰兒獨坐不動后撫其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因取玉龍賜之及卽位開元中三輔大旱帝密授于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

作及次西蜀駕次渭水左右侍御有臨流濯弄者忽于沙中得之上視泫然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是每夜有光輝燭一室及上還京爲小黃岡竊以遺李輔國輔國置櫃中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已亡所在 玉南筆記云寧波豐南禹有別墅在月湖之上忽漁人夜見光晃波際刺之得銅蟾蜍一隻南禹公以斗米易之古青天然置案頭蟾夜每在地上異之他日漁者又網得一隻色象如前又易之以米一斗以置他案頭而兩常自走抵門限不能度南禹方

知其欲合也令兩戶皆啓是夜果聚一處始知爲寶  
以語黃山人復初復初曰此磁石引針之類必鉄銅  
所爲也古人取青蚨汁鑄錢亦合 說聽集云湖廣  
保靖宣慰司彭九霄之母有玉戒指中映一蟻閃動  
其足歷歷可見錢塘金編修有一金鑲貓睛釵凡正  
午時眼如線過則復圓 談林云嚴東樓盛時有人  
獻 寶石內各有一鴛鴦飛躍上下嚴寶藏箇中京  
師有能幻術者用紙剪鼠三五枚靜夜呪之卽成真  
鼠散走而去久之各歸物至如銀簪釵之類物重則

兩三鼠其腹以來一夕二寶失去勝民怨之  
女環女出觀迎霜降者嚴僕察見之以告嚴覓所藏  
不得連民治以盜并家屬皆遠徙 拾遺記始皇元  
年塞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各齋使含丹青澁地成魑  
魅及鬼怪羣物象刻玉爲百獸形毛髮宛若真皆銘  
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  
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鸞  
翥若飛皆不可點睛試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嘆曰刻  
畫之形安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虎一睛旬日失

之山澤之人見二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異于常見者明年西方獻二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前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異苑云弘農楊子關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狔長可尺許 錄異傳江巖常到吳採藥富春縣清泉水南見二美女紫衣踞石而歌有過石之音巖往就之未及數十步女輒隱不見惟見所踞石如此數四巖乃破石得一紫玉質長一尺又碎浪子九田山見鳥狀如鷄色赤鳴如笙箏射中之者百穴浪遂鑿石得



一赤玉如鳥形 古琴疏吳叔治修夏月納涼門外  
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  
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卽見此樹何忍伐之  
後叔治出爲北海主簿樹爲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  
琴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斲磨光亮  
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曰涼天月夜不鼓白  
鳴請以一相報叔治拒而不受 一統志金鶯池在  
丹陽縣治內宋夏竦爲主簿時一日侍母燕坐見黃  
鸝雙舞俱沒于池發之得金鶯二其母命瘞之竦因

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成池 聞見錄周  
長孺字士彥爲其城縣令獵于近郊有兔起草間自  
射中之卽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兔刻文曰士彥當都  
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  
外郎卒 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二神女留一玉釵  
以與帝帝賜趙婕妤好至昭帝時宮人猶見此釵欲碎  
之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燕釵  
聞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遇管大呼執釵而  
旋未嘗中鋒鏑西人憚之常曰每見青龍突陣而來

兵刃所及若叩銅鐵咸謂神助將軍青春乃知劍之  
有靈 王子喬墓在金陵盜發之見一劍停在空進  
取之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 又唐明皇御墨曰  
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  
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之有文者其  
墨上皆有龍寶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雨破作三截有  
黑蛟踊出而去 唐樂工廉郊池上彈琵琶作凝宿  
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躍出乃是方響一片按之是凝

貨鐵也 某要門村朱家舊畜一銅盆盆中有鴨形  
隱然不以爲異後有農人墾田獲一銅鴨農人不識  
賤價售于朱家以合盆影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輒  
白浮而浴 杜陽雜篇開成中宮中有黃色蛇夜自  
寶庫中出遊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  
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以告上令遍搜庫內乃得  
黃金蛇而珊瑚玦貫首上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  
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  
左右因觀額下有阿廢字上驟然曰果不出朕所疑

耳阿麼燭廣小字也上之精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  
取玻璃連環繫于玉珥之前足以舞能啖蛇也其後  
更復見焉 寓簡云宜和間蔡州有一士人于書室  
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  
敢傷也每日惟三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  
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籠中逮午視之則  
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  
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  
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

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存心錄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成都郫縣地出銅馬高三尺二寸工製甚精中有風雨輒聞嘶聲 如阜縣志金孩兒池在如阜縣東北 一卜餘里昔人過池邊見兩孩兒戲于水面以爲怪竭池水視獲金香童一對 彝堅志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常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卽沒于地疑其有異卽呼童掘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祝曰此天

賜妾也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仍掩  
之而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  
直徽宗崇寧末仕至工部侍郎 太平廣記虞鄉有  
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唐太和中道士常一  
夕獨登壇望見庭際忽有異光自井中發俄有一物  
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  
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以告人後因淘  
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卽置于巾箱中後與御  
史李戎善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光縣令爲忻州刺

史忽一夕金粟云去後月餘戎卒 夢溪筆談宋祥

符中方士王捷能作黃金其金以鐵爲之凡百餘兩

爲一餅初自治中出色尚黑每餅解鑿爲八片謂之

鴉背金上令尚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

臣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

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

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是也洪州李簡大家有

一龜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其龜夜中

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匿藏



河圖洛書

河出圖洛出書自古相傳人或疑之以爲聖人神道  
設教耳未必真有其事也然而後世往往有見之而  
可証者要當信其事之實有焉 山堂肆考云典國  
之儒林鄉有石圓如龜背項皆具人謂之龜背石仿  
彿八卦形象逐月隨斗杓旋轉土人疑其性移置他  
所翌日復歸故處人因祀之 偃曝餘談云晉孝武  
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滇池縣舊有河  
水周圍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

白一黑忽于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車頗秦  
書云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  
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  
書誠有之矣 廣輿記陝西秦州有畫卦臺相傳伏  
羲畫八卦于此雪後猶見卦痕 酉陽雜俎云孝德  
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一不識佛法又銅馬俱在德  
建國烏澇河中灘流中有火祇廟祠內無像于大屋  
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  
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覩竟不

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首每歲自烏澗河中有馬  
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然則馬  
固有自水中出不獨漢之渥洼水也 湧幢小品云  
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  
于滿月山常言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  
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媾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  
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  
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晦翁聞之  
遷不自居謹視芻牧後牧于山林竟失所在 閩書

歸化縣瀚溪其澗中有大石紋如龜又有八小石如龜四圍繞之如八卦名八卦石 宋明帝泰始二年

八月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卦爻太守劉勰以獻

晉書魏之初張掖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圍尋丈

中高一仞蒼質素章有五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當時稱爲祥瑞處士張游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

蓋將來之徵當今之怪異也既而晉以司馬氏受

禪

唐書先天二年 象卦爻 彙光顯皇在位靈郡得異馬于河其

狀能鱗虺尾拳毛肉鬣后帝闕二十年遇亂帝西奔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游泳而去不知所終

兵之先兆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運數所臻天亦不能違之至其兆往往有先見蓋示人以修德銷弭之方及爲思患預防之策庶幾不至于潰決而不可收拾耳 與已

篇云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百千人自腰已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者皆花繒繳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

諸衛討之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谷所見蓋兵象也 元周密浩然齋視聽抄云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闢于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車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史異云隋獻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幕布滿七八里許并有人往來檢束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千餘人 金史海陵天德六年八月臨潢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見風雲杳藹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

南仍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親征 輟耕錄云  
元至正乙未正月二十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  
東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  
人馬前後火光若燈燭繇西方而沒正淮漸徐黃蓋  
起之時也 朝野紀畧云弘治壬戌蕪郡醫生顧某  
見海濱浮氣宛成一室傍植竿木懸皂旛于上凡三  
日不見踰年有施鈕之冠 山海經歷石之山有獸  
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  
兵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鼯鼠白耳白喙名曰狙

如見則其國有大兵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  
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其國有大兵 集異志漢

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成臯陽武城郭路邊  
生草悉儻龍蛇鳥獸之形時曰草妖續漢志曰其狀  
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人形操持弓矢牛馬萬  
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  
何進棄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淮

南子流星色青赤曰地鴈其所墜主兵起流星有光  
青赤曰天鴈軍甲之精華也 稽記室至治元年玉



案山產小赤犬占曰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  
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諸俗號曰鐵雨

求生西方

世人佞佛往往求生西方考之史傳西方未必遂勝于中國也常聞晉法顯傳唐三藏法師傳及所撰西域風土記所歷諸國止有盜賊竊發與中國同並無如小說家所演妖魔鬼魅怪怪奇奇者至于佛所留遺亦止名勝古蹟如中國之有杏壇洙泗勝蹟耳未見有歷世不朽巍巍丈六之金身在也讀書隅見云朱泰應嘗從事使于印度諸國泰應謂其國中實佳乃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

大正存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出諸珍寶題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人奉佛往往欲死後超至西方極樂世界但未知考究豈知中土卽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旣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愚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機械心忘故也 洛陽伽藍記宋雲至烏傷國國王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遣解魏語人問曰卿是日出處人也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又問彼國有

聖人否雲貝說周孔老莊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  
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又說管輅善卜華佗治病  
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言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  
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 調言長語云佛初入中

國有四十二章經以生中國爲難今人往往欲生西  
方何也按四十二章經內一章云佛言人離惡道得  
爲人難旣得爲人去女卽男難旣得爲男六根完具  
難六根旣具生中國難旣生中國值佛世難旣值佛  
世遇道者難旣得遇道生信心難旣與信心發菩提

心難既發菩提心無修無證難 李邁菴記遊云小

西天佛國屋宇以竹爲之所居面雪山山長一千六  
百里皆雪四時不消惟摩尼佛打坐石廣數丈無雪  
以石旁草生爲春枯爲冬記年老幼男婦皆各佛衣  
皮食肉飲血晨起誦心經畢向南跪拜願生南方極  
樂世界于康熙壬寅歲此男佛二千五百四十春女  
佛二千五百二十四春一佛死不拘男女以壽之長  
者稱佛老爲國長晝夜不絕火所炊木有烟無烟有  
殺伐以中國茶爲至寶 西域記云三藏法師至迦

摩縷波國其王拘摩羅王謂之曰今印度諸國有歌  
誦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豈大德之鄉國耶曰  
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常慕風化東  
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繇自致曰我君聖德遠洽異域  
拜闕稱臣者衆矣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遂與法  
師同至戒日王所

有喪不葬

昔伯葵叩武王之馬首言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夫人  
既歸化以入土爲安禮曰死有惡之道焉故葬者藏  
也所以藏親鬼不令人之指目之也一日不葬則爲  
親者一日之體鬼不安而爲人子顧能安其心乎每  
見久喪不葬之家其受陰譴人非爲最甚人柰何不  
一做悟焉 道山清話云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  
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辨 畫墁錄云  
張璞者幽人少屢爲盜貝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

爲正使帶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  
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魄殼如蟬竟三年  
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世  
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式如手抄云太學羅鞏以  
前程祈禱于神神告之曰子父母不葬已得罪于冥  
司亟歸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  
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遂卒 通

志畧云晉山濤爲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  
奏凡所公奏始終如其言嘗啓事曰臣欲以都詭爲



溫令詔可尋又啓曰訪問說喪母不時葬遂于所居  
屋後假墓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三柳軒雜志云胡  
楷世行常言先世孫徽來嘗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  
壁得故楷堂一尸偃臥如生觸之應手灰滅遂白有  
司遷瘞之後閣通典有假墓三年卽吉議郝詵母亡  
不致葬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假墓二年卽吉衛瓘  
以其不應除服而議詵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  
墓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之辭

江隣幾雜志云王景芬職方邵氏婿常州人生小兒

四五歲甚俊爽病且卒忽言翁婆留取其某長大必  
能塋翁婆景芬大駭始改塋其父母 孔氏談苑云

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坐不塋父母當  
爲貴神今作賤鬼足脛皆生長毛 南史沈洙曰禮

小記云久而不塋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  
數者除喪已注云其餘謂旁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  
不除王衛軍云久喪不塋惟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  
月數而除 談苑又云陳靖爲吏部員外郎號三命  
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

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  
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昔如術數。  
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旣而泣下。危稹漳州義  
阡記。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于士。則踰月而已。何  
漳之爲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  
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于昔簡。中則因循。久則忘  
之矣。嗚呼。已則忘之。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淅泣  
霜。弱影弔月。其望于子孫之一日。與念猶未已也。

後魏宋世榮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多塚。

骨移文州郡。悉令收葬。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  
爲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命  
收葬之。卽時澍雨。夫以葬枯骨之感應如此。則有喪  
不葬者。其罪何如。

物之方者

天學初編云凡天下之物無有不圓者天圓地方以言其理則可耳若言其形則亦圓者天爲鷄子之殼地爲鷄子之黃日月星辰草木果實皆體圓水之滴而成珠瀲而爲窩亦無勿圓然圓蓋物之本來面目而亦有不盡然者 雲林石譜台州黃巖縣有方山其山之巔狀如斗因此得名所產石不以巨細有數色率皆方形其質稍粗 本草方解石敲破鬼鬼方解故以爲名別錄曰方解石生方山李時珍曰方解

石與硬石膏皆光潔如白石英但以敲之段段片碎者爲硬石膏塊塊方稜者爲方解石 名山記云台之委羽山空明洞天其洞之旁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過是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此卽雲林石譜所云耶 宇中一覽云洞庭君山產方石不宜移植有江南人掘得一本種于園次年抽筍亦方然糾軟不堪爲杖再年筍亦不方與他竹等耳昔李衛公常以方竹杖施金山寺僧越數年見僧詢方竹杖在否

啓云已規圓漆之矣德裕愷然 寧波志葛仙翁煉  
丹于定海靈峯寺植竹筍化爲竹而方又登州產方  
竹體如削成健勁可爲杖不讓張騫筍竹也融州亦  
出大者數寸 陸璣疏云詩谷中有蕤蕤益母也方  
莖白華 本草牡荊其木心方枝對生按方竹其枝  
亦對生故方 本草魴魚李時珍曰魴方也其形方  
山海經歷兒之山其上多樞多櫛木是木也方莖  
而圓葉黃花而毛其實如楝服之不忘 天中記云  
湖熟有山頂正方上有池水又云山形方如印故又

名印山。如皇時望氣者云：江南有天子氣，東遊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勢。今方山石旒，是其所斷之地也。



陵墓卼廢之數

名勝志云殷湯陵在汾陰縣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其陵先有石柩以銅爲鎖盜開庭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墓物多是鐘磬及樂器投其銘于汾水後事泄爲有司所理乃于水次得其銘銘曰吾後二千年終困于恩繇是執事不復漢其罪又山西澤州有成湯池舊傳商王因旱禱于此鑿池者二元至正間重修湯廟工徒渴飲池水水暴湧作雷鳴聲衆因建亭其上名曰顯化池又江隣幾雜志云

洛陽北有山泉卽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卽太乙之  
祠俗號爲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爲  
清淵侯失于考詳地誌致此謬夫商湯王能顯化于  
廟之中而不能顯化于墓之內能預知其數于二千  
年之前而不能弭救其變于二千年之後且同一廟  
也能顯化于衆工修廟之時而不能顯化于降封爲  
侯之日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也三代之時便有銘石  
耶便有設罍伏弩耶皆難以測也 湧幢小品云劉

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

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  
淮事聞于府捕得治罪 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大廳

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犯之者立有靈  
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中非時不敢視事李憲  
爲太守旣至命伐其樹吏人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  
伐去之旣而羣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物命  
掘之深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言數百字末云  
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  
事至今猶有知者卽令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

東晉元帝元年郭璞爲王敦所害事在金陵不知何  
緣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卽五  
百歲矣 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  
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以壽  
終墓于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  
河以溉鹽田剗室廬潰丘墓甚多旣至衛先生墓得  
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  
向前三五步工人以言于師度師度嘆息久之曰衛  
先生真奇士也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十數郡則皇詔侍御史  
鄔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潰而  
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于高原既發墓得石鑿

而成文蓋誌其墓也後有銘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  
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考其  
年果千歲矣 又太和中 有柳光者常南遊行山道  
誤入山庵中日已晚見松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  
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榻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  
固非人境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啓之其

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  
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曉方寤回視石壁有  
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于神祠祠曰武之在卯  
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辰深深然管向高然人不吾  
知人不吾會繇今之後二百餘祀熠熠其光和和其  
始東方有兔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  
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辨其  
東平子光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  
見矣光寃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

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德二年歲巳卯武之在卯蓋武德二年也堯皇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塚者言其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溼溼然高高然人不我知人不我會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祿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值唐初至此二百餘矣焔焔其光和和其始者謂歲在丁未南方丙丁火未亦火位也今天子建號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九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兔者卯也卯以

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  
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  
刻乎其壁喫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  
而獨吾能辯之東平乃吾之邑也益又信矣此非得  
道者之遺記乎 西湖志行春橋有馬三寶墓不知  
何代人此地宋時爲左軍教場三寶墓葬教場內常  
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  
月軍斷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  
墓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定數如此則行



春橋乃橫衝橋也 稽神錄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  
崩出一古塚藤蔓縛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  
藤縛欲落不落改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  
寺僧爲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一統志高流  
之爲徐州刺史河決水絕城破一古墓銘曰死後三  
百年背底生流泉賴有高流之還吾上高原流之爲  
造棺槨改葬焉 上虞縣琵琶壻水經沂有古塚墮  
水甃上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宋謝  
靈運取甃詣京咸傳觀焉 一統志云鐵棺在湖廣

歸州白狗峽其地亦名鐵棺峽唐將軍王果爲雅州  
刺史舟經三峽望見縣岸間有物似棺令人視之果  
棺也骸骨存焉旁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將及  
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之愴然因爲歛  
祭而去 博物志漢夏侯嬰封滕公一日駕出東都  
門外馬悲鳴踣地不進命左右掘馬蹄下得一石槨  
有科斗書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  
室 江南野史沈彬年將八十居阜上有大樹可數  
其嘗示家人曰吾死可葬此旣將葬穴其處乃古塚

見其間儼然一古燈臺上有燈一盞墻頭獲一盞  
上有鐫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墓埋漆燈猶未葬  
留待沈彬來 隋唐嘉話洛陽南市卽隋之豐都市  
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甕斃棺中有平上朱  
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居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考  
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莊子狶韋曰衛靈公死卜  
墓于故墓不吉卜墓于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  
而視之有銘曰不逢其子靈公奪吾里夫靈公之爲  
靈久矣 兩京記洛陽西市隋曰利人市而西北有

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水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置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異聞記云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自言五世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有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止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北錄示史官姚訢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因緘其銘誠其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昇之雅聞鄭欽悅

之名卽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誠  
思之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于長  
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復  
書曰屬在途路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曠者未知誰  
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隗昭之酒  
識糞使無以過也謹稽諸曆術測會徵吉當梁武大  
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  
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  
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二月上

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也三月  
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  
巳是初地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漢辰十二也從  
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  
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漢辰交也二九爲十  
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  
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  
二日巳巳初地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  
重三四百地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

五百二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  
會於六千二百浹辰交論日則十八萬六千四百會  
于二九重三四百圮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已據曆計  
之無所差也所言年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  
矣李吉甫聞其事後貶明州長史得此書于隱者張  
玄陽怵逾獲寶爲著論曰夫一丘之土無情也遇雨  
而圮偶然也窮象者已懸定于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  
前矧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妾  
牙得瓊而尚父仲尼無風而旅人傅說夢達于巖野

子房神授于北土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  
席墨不煖黔其突何經營若彼孟去齊而接浙賈造  
湘而授弔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于性命之  
理將覓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與 開河記云麻  
叔謀開河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  
人如玉髮生過腹矣得一石銘其字烏跡之篆文曰  
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堦下有流泉  
得逢麻叔謀莖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後一千年  
方登堦率天叔謀備棺莖于城西



十國春秋前蜀王承檢事高祖賜姓名與諸孫齒乾  
德時官常州節度使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  
內無尸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後有爛牘  
一中古錢一枚有二蛇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  
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  
五嫁于崇五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  
印山之陽深深送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  
世變陵谷險列城隍乾德丙午壞者合郎是歲爲乾  
德六年丙子合郎卽承檢小字也 前定錄云延陵

包隰因遷泝舟于隋河時以迫遷限舟人寡而力殆  
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  
有古樹樹下有穴根盤于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  
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  
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此秘衆咸異之而莫知  
其所以謂尋問墜穴者名拷栳也

顛不刺

西廂詞用顛不刺三字解之者其說不一較辨錄云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  
中貴賣紅刺一塊于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鈔一  
十四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  
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  
其實淡紅色嬌 留青日札云祖母珠本綠寶石上  
者名助把避溪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刺明綠色下者  
名撒卜泥淺綠色帶石皆出于回回山坑中 金陵

瑣事云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時 太祖所藏南京  
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  
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 李時珍曰寶石

山西山回鶻地方諸坑井內雲南遼東亦有之有紅  
綠碧紫色紅者名刺子 輟耕錄云典瑞院都事某

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難  
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寵異之制可遂製龍鳳牌一  
面其三面各函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紅刺鴉忽寶

石

鳥獸率舞

虞書百獸率舞蓋言八音諧和而感動之也然鳥獸  
蟲魚固各自有能舞者類記之 竹書記年周宣王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

國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詞林海錯陶詩精衛銜微

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註刑天獸

名口中好銜干戚而舞 搜神記漢昭帝時燕有黃

鼠銜其尾舞于王宮端門中王使吏飼以酒虜舞一

日一夜不休卽死 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

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 通考云大宛國

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  
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 南史宋孝武時

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謝莊所上甚美又使莊更  
作舞馬歌以令樂府歌之 梁史天監中襍飲于華

光殿適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語張率  
與劉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 梁武

帝設無遮會舞象鸞排突陛衛王公皆散惟黃門侍  
郎表之禮虛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

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 瑯環記云姑蘓城中皮日  
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有二鶴在其地  
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橋東化爲鳳凰飛入  
雲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  
邊 荊州有鶴澤在府境晉羊祜鎮荊門澤中多鶴  
嘗取教舞以娛賓客 神仙傳葛公指蝦蟇舞皆應  
節使止乃止 曰氏集孤鸞見鏡暗其形謂爲雌必  
悲鳴而舞 搜神記云葛玄常指蝦蟇及諸行蟲燕  
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 異苑云山鷄愛其羽毛映

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繇公子  
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鷄鑿形而前舞不知止遂乏死  
韋仲將爲之賦 羯鼓錄云宰相杜鴻漸能羯鼓永  
泰中爲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  
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于衆曰此尤物也當  
衣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于春溝中養者十年及  
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漢州矣自蜀南來始  
臨嘉陵江有山水境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  
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讌話曰今日出嶽危



脫猜迫外則不辱命于朝廷內則免中禍于微質安  
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酣  
奏數曲四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從事悉異之曰昔  
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其于此稍  
曾致功未臻玄妙尚能及此况至聖御天賢臣考樂  
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  
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于山下忽數  
頭躑躅不已其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其復  
鼓羊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

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  
首似有所聽少選卽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  
率舞固不難矣 珍珠船云教舞鯨者燒地置鯨其

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聞鼓掌亦跳梁  
教龜鶴舞亦用此術 漢書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

舞于河 大曆十四年五月丁亥赦舞象三十二于

劍山之陽 唐國爲日南守有惠政 善道行而舞

東觀漢紀王阜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以

杖乍有公湯宣爲張雅樂中足垂

起應樂聲而舞後  
縣屋十餘日而去。

各西湖

從張玉南先生所記

增葺之

杭州西湖擅名天下晴好雨奇比于西子致令金亮  
有立馬吳山之志斯亦可謂勝絕寰區矣然天下之  
以西湖名者不一而足要必各有勝處茲臚而誌之  
在浙江則杭州有西湖矣而湖州府長興縣亦有西  
湖在縣西南五里一名吳越湖相傳吳王築吳城輦  
土于此遂成湖溉田至三千頃後湮廢唐貞元中刺  
史于頔復之 寧波府治西南有月湖亦名西湖有  
十景曰柳汀雪汀芳草洲芙蓉洲菊花洲月島松島

花嶼州嶼竹嶼爲四明遊觀勝槩宋時文人多有題  
咏今湖存而洲島嶼廢 嚴州府城西南有西湖唐  
刺史侯溫開 衢州龍游縣西南有西湖宋馬天驥  
擬杭之西湖開此以備遊覽 溫州府城西有西湖  
謝靈運詩側聽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仰視喬木杪俯  
臨大壑淙 在順天元氏掖庭記燕京城北三十里  
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于夏月常避暑于北山  
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  
南爲楫刻飛鸞翔鶴飾于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

小船縛綵爲棚本蘭爲槳命官娥乘之以採菱爲水  
戲在應天則潁州西北有西湖長十里廣二里景  
象甚佳宋晏殊歐陽修蘇軾相繼爲守皆常晏賞于  
此題咏甚富在河南則開封府兩西湖一在許州  
週九里一在鄆陵週二里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  
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  
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溪水滌之略廣  
百餘畝中爲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耳且西廣于東  
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黃河春夫浚治

之始與西相通。宮公嘗有詩云：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甍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遇寒新樹便留烟。使君真欲稱漁叟，願賜開州不記年。其後韓持國作大池，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數濶，西邊終易涸。塞數十年來，公私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河南歸德府之睢州亦有西湖。

河南汝寧府城西有西湖，上有翠光亭，待月臺。舊志

云頴許陳蔡四州皆有西湖孔武仲詩亭下湖光凝  
不流及百尺樓臺蘸新綠之句皆咏汝寧府城西之  
西湖也又云汝州城西有西湖一名龍塘陂其水四  
時不竭灌田千餘頃 在湖廣則孝感縣有西湖村

宋太祖微時常索酒村姥姥持酒進言權禁甚嚴此  
私釀幸密之後登極弛西湖酒禁此縣又有東湖村

徽宗時夜光燭天掘地得周九鼎貢于朝 濶廣所

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西湖 又景陵縣有西湖

唐陸羽傳云景陵縣西湖有鴻鴈集陂橋上而遷小

見于下僧史積師得之至三歲以易占得鴻漸于陸  
之爻而定姓名也 在福建則福州府城西有西湖  
相傳湖上舊有山越王無諸時一夕飛往臨海郡  
漳州府城西有西湖泉極甘美可辟瘴厲上有綠蘿  
幽勝古諺云圓山嘯西湖平此時出公卿宋張成六  
詩水遶漳城湖已平向來有記出公卿白袍不倦三  
冬學錦綬行看四馬榮又長泰縣西有西湖池 在  
四川則成都府崇慶縣有西湖湖中亭館回環乃一  
州之勝 又成都漢川西湖有金龜亭僞蜀武成三



年庚午六月五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有金龜九寸  
遊于西湖荷葉之上繪圖以獻 叙州富順縣有西

湖方廣二頃水冽多佳魚菱芡蒲荷充滿其中宋程  
驤詩飽看西湖似輞川有懷無處問長年四山攢翠  
爭爲地一水涵空欲補天 范石湖吳船錄云縣青

城縣二十里至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園內西湖極  
廣蘆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  
野爲西川勝處湖中多小菱可食蜀無菱至此始見  
之 在廣東則潮州府治西有西湖綿亘十餘里中

有四亭曰倒影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嘯宋陳堯佐詩  
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治東又有東湖夏月荷花  
柳陰絕勝 瓊州府亦有東湖南湖與西湖東坡謫  
瓊州之儋耳此湖常爲所遊玩 廉州府有五湖東  
西南北中各一湖也東湖岸上陶弼建五湖亭 惠  
州府城西有豐湖焉廣一十里中有激玉灘點翠洲  
明月灣披雲島諸勝此不名西湖而實在惠州城西  
亦東坡之所樂遊也湖上有平湖閣六如亭東坡之  
妾朝雲葬于亭下又云蘆州府城西羅湖亦名西湖

上有平湖書院宋寇準蘓軾蘓轍相繼謁此東坡常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守陳太常因取其語作書院而名之邛州有西湖池在白鶴在廣西則桂林府西有西湖環浸隱山六洞廣七十餘里按隱山在府城西本名盤龍崗唐李渤出領乃辟通石林磴道若天造然因名隱山范成大志云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運六曰白萑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西西至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北牖

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口狹隘側身入  
有穴通嘉運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巖碧玉千峯倒  
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陰山諸洞之外別有  
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于東  
南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  
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採取玩之或以勺盤相問  
遺南潛洞在西湖羅家山上 雲南府城西亦有西  
湖卽滇池之上流蒲藻長清人多泛舟遊賞 交趾  
浪泊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

藥寶採取之難

凡奇寶異藥。來自遠方。人第珍重之。展玩服食之。豈知人力採取。亦自有百方艱難焉。古聖王所以不貴異物也。如廣東採珠之人。繫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人萃出之。墜于鼃鼃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蛋戶。又合浦海中有珠池。蛋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于外者。始可採。又或乘鼉龍之睡。

而奪于頷下。稍逢其窟。輒爲蓋粉。雲南寶井。寶氣闊  
上中之輒死。須置水盤中。盤底多竅。水霏微四灑。久  
隨而下。寶氣始不上騰。推此而言。其類實多。西溪  
叢話云。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  
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烟氣湧起。而無  
雲霧。至夕光焰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着  
木底鞋。若皮爲底者卽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卽變爲  
砂石。土人取以治皮云。李時珍云。鉛生山穴石間。  
人挾油燈入至數里。隨礦上下曲折。砍取之。其氣毒

人若連月不出則皮膚萎黃腹脹不能食多致疾而  
死 西溪叢話又云昇玄子伏汞圖有試烏塲消石  
法云其色取白石英煖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  
書言出烏塲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  
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  
身上諸蟲盡化爲水而得長生矣形如鴛管者良

陳霆墨談拂菻國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四  
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于近海十里許掘坑井數  
十乃使健夫駿馬皆貼金箔迤邐行近海邊日照金

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其勢若粘裹其人卽  
回馬疾馳水銀隨趕若行緩則人馬俱撲滅也人馬  
行速則水銀勢緩力散遇坑壑而溜積于其中然後  
取之與香草同煎則成花銀



毒地

地以生物爲主然亦有毒地出于常理之外者周叙  
云嵩陽有郭汾陽廟金趙琢撰碑云汾陽領兵清河  
朔至是索芻粟里人皆言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爲  
灾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  
之毒因以息里人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  
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 曲江志云龍塘濛濛對過山  
中源自高州塘深且廣其田數十頃水有毒沾足卽  
爛若人食其田禾不一二年卽死今號蠱毒田水多

魚人不敢食 搜神記云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  
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  
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而  
似有聲如有所投擊而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人號  
爲鬼彈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 李  
延壽曰吐谷渾部內有黃沙週圍數百里不生草木  
因號沙州 山堂肆考徼外火州地皆砂磧若遇大  
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徼外人呼爲瀚海宋史云沙溪  
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殺之以食

蝴蝶與喪祭之事

蝴蝶之爲物甚微何與人間事而往往喪祭之間有見之者易曰精氣爲物游覓爲變大抵蝴蝶俱從蟬動之蟲類蛻化而成頗有游覓之意故以氣相感召與 夔堅雜錄云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微饌然後辭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至病常蒙云益州刺史毀蜀中山川神祠取其松栢爲舟惟不敢毀武帝

祠 畫樓錄云李鐸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白

殞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  
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月方散

癸辛雜識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連歲得子明  
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于江氏之旁  
竟日不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  
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愛于少艾稚子故化蝶  
以歸耳李商常記之以詩云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  
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

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

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戶終日乃去 太平清話云

王雅宜病于壬辰卒于癸巳臨終夢蝴蝶入袖日吾

其已矣 林和靖咏蝶詩情人歿久竟猶在做吏齊

水夢亦勞 珍珠船云黑蚊蝶大如蝙蝠橋蠹所化

北人或名玄武蟬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此二種蝶大有鬼神之意 太平廣記梓州有陽關

神卽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翼德飛也靈應嚴暴州

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都美姬霞卿甚

寵之携之赴官經陽神祠前過霞卿暴卒惟所生一

女非延鑄之息倍哀憫之一日傳靈語具云爲陽關  
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  
于盥漱飲食皆如生焉乃曰俟我嫁女乃與君別延  
鑄將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  
容列坐卽有一黑蝴蝶翩翩掠筵席而過率以爲常  
延鑄爲延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蚨蝶

一名鬼車

河南通志汲郡人元翰林字士王惲母

先亡葬于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往

合先之馬玄堂既  
闢六廿二黃蝶飛

出已而母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

駢如犀角結若寶

幢纓絡之狀清香襲人校刻乃晞觀

天不異之

子孫間有肖其祖

父子祖孫一脉之所傳一氣之所通往往貌有肖似宜其然矣乃有數傳之後而支裔仍復肖似其祖先則深可異焉集異記曰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謂頷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遽負擔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屬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

胎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于某處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纆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欵服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



言我豈有他術哉常聞人之紹續其祖或三五世則  
必有一人肖其祖先之形狀斯其驗也。睽車志文  
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祖  
姑啓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無小異計其死之  
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堯山堂外紀云曾  
棨字子棨永豐人永樂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  
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  
年月日時皆同因各追而追亦于成化戊戌探花及  
第鄭小同玄之曾孫以其手紋似已故名之小同英

發不羣韞櫝六經人師尊之 郭頌世語魏黃初盜  
發吳芮塚見芮尸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君形  
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但君微短耳綱嬰然曰是先祖  
也長沙王至綱四百四十年如前蕭頌士與之吳烈  
王亦二百八十年矣

儒家脫化

去來翛然坦化無碍此其遊行自得僧禪家示之以爲高然而理達則可前知心空則能無累吾儒往往有之顧不以駭俗驚人耳 孫公談圃云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吾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口吾亦行矣卽薰沐跣坐而化次尚官至屯田郎 夢溪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

驗尹師魯自能圖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卽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求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

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  
哀師魯忽舉首曰早已與君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  
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  
後事尹曰此在公耳又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  
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  
至此可謂有力矣 又吳人鄭葵甫少年登科有矣  
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  
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  
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寺一

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夔甫聞之喟然太息曰  
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  
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  
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  
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叙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  
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夔甫至  
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  
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  
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

殞 國老談苑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除見  
宅主貧困甚召謂之曰得非售宅虧直致是耶予近  
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  
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  
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  
者天地母授筆而絕 淮安志米元章晚年學禪有  
得卒于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預置  
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及期遍  
請羣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

合掌而去 玉壺清話云南唐先王李昇受吳主禪

長子璉妃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辭不願

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編素斥去容飾不

茹葷血惟誦佛書但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誓曰

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唐延和中年二十四

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

殮溫軟如生 眉公見聞錄吾鄉定庵曹先生居廣

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

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故老人米不佳責繡襖送先



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即辭  
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  
謹誌 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明日午時  
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  
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悉如先生言先生乃蕭衣  
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湧幢小品  
云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窓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  
業甚精以親老遂輟業治園圃雜事然誦讀自如經  
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最謹樸若無能

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卽閉戶走匿  
帷中戒家人無外窺俟其去乃聽出事父母甚孝妻  
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十者貸金不償更貸其子  
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平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  
故負金急徵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  
子泣且拜曰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氣真人祠甚  
靈我夫妻朔望爲公禱以此謝公踰年生臺山先生  
晚年結社談詩喜燕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  
曰安始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妄

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獄亦杳茫  
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因自誦曰八十年来  
識更真溪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  
儕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但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  
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年八十二 清波雜  
志云葛謙問乃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  
文采外溪契禪悅倅毘陵常語人曰人生臘月三十  
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着力處移守臨川一日屬微  
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磬

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  
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  
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道勁其家  
版行超脫如此 珂雪齋外集云崑山王明佐其父  
與王太史同祖與袁元峰先生爲密友明佐入都元  
峰念故人子厚遇之且爲謀一官一日偶以手書遺  
明佐令代作古文詞三首明佐以小赫蹄題數字答  
曰足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烏知所爲古文詞  
夫古文詞非深于六經子史諸大家安可望其津涯

也哉元峰嗤其狂後竟落魄歸詩甚佳書法尤工晚年微示疾自以所書金剛經置之於懷坐化而去

又淮張爲吳王時有金氏女十餘歲能前知張士誠奉爲神明取之入室依其母旣長絕美欲納爲后不可將盡殺其家金氏許之曰太夫人實鞠養我辭太夫人去至則拜士誠母於堂下化去矣士誠大驚乃以籍沒嘗熟富民曹百萬貲財爲治塚墓今嘗蒸猶有金姬塚云 鎮江府志陽樂先生陳伯修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所殿宇巍然中有冠服而

正坐者如天帝侍衛環列。具者引公拜受下殿傳命

升殿慰藉久之曰卿平生奏疏可悉錄以呈覽公對

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策事郡守賈侔搜取焚滅矣

帝曰擇能記者錄之卽有仙官導公至簾下幕中設

几席筆硯上置一青冊公沉吟問仙官曰不必追記

盡在是矣開冊前日草疏具在也帝喜曰已安排卿

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丞昱至引手按其頂

則十字裂如小兒顛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劄刺數

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于

謂夢與帝面此爲內詔之兆公曰不然豐相之終亦  
夢朝帝永歸之兆也時太守虞純臣告其子曰適尊  
公有狀丐掛冠正康強何乃爾言未既傳呼陳殿院  
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  
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日置酒別家衆親戚  
迨夜欬逆不止諸子至則已跌坐而往矣七日有僧  
來信曰昔在瓜州夢一官人朱衣騎導從甚盛凌波  
而北人馬不濡或指言陳殿院也故欲瞻其遺像

又蘓養直居丹陽後湖盛夏納涼方與客對奕有疾

禍者通謁羅浮山道人江觀湖既見曰羅浮黃真人  
以公不好世之所好氣母已成令其持丹度公袖中  
出小盒藥黃色而膏融以置佛室後食密雪和以龍  
腦一夕暴下卒所親記道人言亟取磨飲卽甦紹興  
十七年歲旦與家人約別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  
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 白樂天  
志崔元亮墓云公晚年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易簪  
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于遺疏之末手

華云暫榮暫悴石敲火

卽空卽色眼生花許時爲客  
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



不可理解之事

李元陽記畧云雲南劍川州石寶山綠崖多石觀音諸菩薩羅漢像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處又皆空洞如人之骨乃知爲天成者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反覆辨別莫究端倪 閩部疏云尤溪縣有山銅鐵出焉山氓鑿得鐵卽渡水北鐵乃爐經宿不遷鐵不可煨此理之難辨者 名勝志云博羅縣有石鑑在石樓之南有一石光彩如鑑石下有黑白棋子十八枚往來相盪人拈之不起 隋唐嘉話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  
信宿之後而無復有聲 睽車志治平丁未歲漳州  
地震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自中走出視其底皆  
林木枝葉蔚然 老學庵筆記熙寧癸丑華山阜頭  
峯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  
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幾萬  
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  
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旁草  
木廬舍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肅皇

大謨云陝西澄城山初爲一山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此山分崩東西馳三四十里遺址平陷 宋史慶元  
二年台之黃巖縣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  
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爲澗潭 宋孝宗乾道二  
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雷石方  
可九丈所過成蹊才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 南方  
草木狀云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  
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  
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于此而香丁

彼豈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與 桂海器志竹  
釜猶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鍋鼎食物熟而竹不燬  
蓋物理自爾非異也浙江沿海等處以竹篾代鐵盤  
煮鹵其中火然于下鹽成而竹亦不焦同此理 後

山談叢云秘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  
苦寒雖暑月中着襪褲紗綿相半 陳文燭遊峨嵋山記最

上婆羅坪捫石穿林黯黯不見天日岩下硯硯甚多  
千年積雪冰氣皚皚射人已上天門石度仙人橋投  
光相寺宿老僧取米炊飯爲言頂池水無泉脉可給

十人炊米燉沸中食過百沸則心結粉粒反不可食  
大業拾遺云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  
石者將船兵丁困敝于役嗟嘆聲聞于道路時運石  
之人將船于江東岸山取石累構爲釣臺之基忽有  
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  
無所損 錄異記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  
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蹋之遙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  
便成疾往往致死古老相傳若聚火燒此石吼卽瞿  
碧山吼而水沸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

經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尺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  
又是落星東逝者坐卽靈西逝者坐之與諸石無異  
色並帶青白 洽聞記云南嶽岫嶠峯有磐石呼喚  
則應如人共語不可解也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  
有磐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  
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酉陽雜俎有人  
遊南山乳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  
數十若工刻玉石者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  
覆以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者像已

處參孔不復滴當手承處衣袂二寸不就 天中記

寶曆元年資陽縣山有大石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如  
上坡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執鋤畧至止  
所其石高二丈 又李師誨兄弟于禱僧處得落星

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見星墜于前遂掘之得一

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雕刻後觀之首亦如磬有孔  
穿縑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而墮與此石流傳安

邑李吉甫宅中 北史隋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

以手撲書而知其字 南史梁陰子春雖無才術臨

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  
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名

山記招寶山有棋子坪凡欲取棋子者先以白飯撒  
之翼日可得白子以黑豆撒之翼日可得黑子晉

書朱漢賓少時善射常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馬隨矢  
而落其鏃正中其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

碩儒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繇是人皆號之曰朱落馬

草木子元至正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

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胡椅圓爐臺桌廳旁一室封



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大其床椅爐桌皆從此  
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 涼州異物志有大  
人生于北邊偃臥于野其高如山頂脚成谷橫身塞  
川人若近視卽有尖銅雹擊之注曰惟可遙看不可  
到下到下則雷霆流銅鐵之丸以擊人 七修類稿  
青州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門俗曰馬異左轉數丈  
將抵門座之角人或待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磚中  
若鷄棲之聲予親試之果然 彭文憲筆記成化元  
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雹

然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拾而破之中有  
硫黃氣 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  
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暮倦置牛皮于旛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  
針萬計皆長三寸許彈丸皆如櫻桃竹針皆長三寸  
是孰爲神孰較量之

神畫

名畫錄云蜀王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命黃筌于  
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五坊使于此殿  
呈技雄武軍所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擊臂數  
四蜀王嘆異久之遂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換畫壁奇  
異記以旄之蜀人蒲思訓所畫各陵廟鬼神蕃漢  
人物旌幟兵仗王公車馬禮服儀式縱橫浩瀚靡不  
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甲寅春末蜀王夜夢  
一人破帽故襦龐眉大目方頤廣頰立于殿階跂一

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  
是前文所夢之神故絹穿損畫之左足遂命思訓驗  
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  
夢祛疔疾者之神也因令重修此足呈進後蜀主復  
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爲祟卽命焚之 魏武  
帝游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曹弗  
典圖之而帝自爲讚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  
乃取弗典畫龍置于水上應時畜水成霧經日霧霏  
黃魯直云吳道玄李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

徂矣蓋神駿精蒐昔爲伯時筆端攝之而去三終賦  
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同日死死竟到紙氣方死豈  
前代亦有此事 龍城錄云寧王善畫馬花驄畫壁  
上有六馬滾塵圖明皇最眷玉面花驄風鬃霧鬣織  
悉皆備後壁上惟有五馬其 失去始信神妙特與  
變化俱也 祖鑿成都僧于邛州鳳凰山畫觀音  
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爲作瑞像記 僧道  
宏峨眉人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復巾冠  
改號龍岩隱者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簡則

無鼠 益部談資云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  
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始  
易以僧崔寧鎮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遂繪夫  
人真于中會昌間亦在毀例聞女啼泣之聲而止  
宣和畫譜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  
吳道子畫驢于僧房一夕而聞有踏徑迸裂之聲僧  
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卽騰驤而  
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筆纔及二龍果雷電  
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道子

畫龍則鱗甲能動每天雨則烟霧生或者謂道士與  
僧遜後身焉 又唐韓幹善畫馬時陳闕方以畫馬  
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  
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嘗一日有朱衣玄冠  
人叩門稱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疋幹  
立圖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  
來此所以爲鬼使者也建中初有人牽一馬訪醫者  
毛色骨相醫所未見忽值幹幹驚曰真是吾家所畫  
馬遂摩挲久之怪其筆意冥會如此俄頃若蹶因損

前足歸以視所畫馬本則前足有一點墨缺乃悟其  
 畫亦神矣米元章畫史載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  
 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過于是禱于中元水府祠是  
 夕夢神告以留馬當相濟遂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  
 止得渡畫今存廟中 天寶中明皇召李思訓畫大  
 同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 山堂肆考鎮江府城內  
 興國寺舊苦鳩鴿汚佛像張僧繇于東壁畫一鷹西  
 壁畫一鶴自是鳩鴿不敢入 葆光錄王耕善畫古  
 于牡丹最佳春日張于庭廡間則蜂蝶萃至 李嗣



真畫品北齊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踞齧長鳴如  
索水草號爲畫壁 湖海奇聞云汾州尤孔昭後圃  
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時時閱之戲曰得伊一宿  
豈吝千金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美女捧酒盃進曰  
妾隣女也郎君賞月故送酒以助清宵之歡孔昭大  
悅與飲留宿自是日去暮來幾一月忽不復至其壁  
上畫亦亡 纂堅續志元澹善畫入神堂至僧寺畫  
一婦人乳一小兒子壁間後遇夜有兒啼聲僧怪之  
一日澹復至僧以爲言澹笑曰若欲止其啼乃舉筆

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洞天清錄何尊師作貓  
則鼠皆遠避又石格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瑯環記云思訓向一魚甫完未施藻芥之類有容叩  
門出看尋入去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  
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  
畫者後思訓嘗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丹

書志云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絲本求  
者鱗集沟內幾過晚年修道懶于舉筆人具絹素輒  
呼曰畫龍來填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

聞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又南唐後主李煜落宮  
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使促之  
延巳云有一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輕  
進使隨其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舜光獨立圖也  
問之則董源筆。又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  
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嘗之時景暎間獨坐注視作山  
中想愔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日大風雨  
中雷電交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  
軸乃知畫石飛去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

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遍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洒鷄狗血以厭之恐飛去也 又張舜民

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十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藏短牘但未畫鱗甲耳芸叟試點染便躍入江中不知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賣之買者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卽放去謂神

魚云 名畫記曾不與圖青溪龍張僧繇見而鄙之

乃廣象于龍泉亭其畫留在祕閣時未之重至太清  
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 後魏元兆能  
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  
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  
治之乃廣化寺畫壁鬼魅 廉廣畫一龍方畢雲蒸  
霧起畫龍騰雲而上 楊子華圖龍于素卷舒之輒  
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畫聖 虞  
氏雜說明皇時亢旱一年將作少監馬紹正于屋壁  
畫四方龍繪事未畢覺黑雲生梁棟俄而龍拏覆穿

藤書二編

卷之八

百

屋飛去兩遂定